



那些年的情敌

鲁引弓 著

RIVALS IN THOSE YEARS

《小别离》作者鲁引弓全新聚焦社会热点力作

影视剧火热筹备中

诱惑迭出的时代，谁动了你的爱情？

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故事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那些年的情敌

鲁引弓

著

R I V A L S I N T H O S E Y E A R S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年的情敌 / 鲁引弓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
2017.7

ISBN 978-7-5455-2763-6

I. ①那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1231号

那些年的情敌

出品人 杨 政 高 路
作 者 鲁引弓
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
特约策划 舒 妍 华 婧
封面设计 仙 境
版式设计 刘珍珍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33千字
定 价 32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63-6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1. 那些年的情敌 / 001

2. 隔壁 / 061

3. 1996年的黑天鹅 / 095

4. 两条船 / 123

5. 孤单恋人 / 163

6. “舒淇”的谜底 / 191

7. 合伙人 / 207

后记 作为“时代”意象的情敌 / 231



/ Chapter /

1

那些年的情敌

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和友琳搭讪时的情景。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同乡会上，这个笑容干净，有点小布尔乔亚的女孩，和我同学院，不同专业，当时她招惹了许多人的视线。一堆人围着她用名词轰炸，弗洛伊德卡夫卡尼采……我从没见过这么热爱谈吐的女孩。那天不知为什么，她最后把手里的留言卡给了我——“地球是圆的，所以我们相遇”。

几周以后，我与她再次相遇，不过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，而是在火热的大街上。

那天我从食堂出来，看见一群人扛着旗吵吵嚷嚷地往校门那边去。我问，你们这是去干啥？他们说食堂涨价了，官倒太多了，生

活太假了。我知道他们这是上街。

那天下午全城的人好像都跑到马路边来扯国家大事，闹哄哄的，谁都会以为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开场戏中，我一眼看见女生友琳也在人堆里。她脖子上绕着一条橘色毛线围巾，小脸儿兴奋得像一朵向阳花。她和她的同学想把一些条幅、纸张往树上挂。友琳拿着一张，大声问，劳驾哪位男生，谁上去？我嚷嚷着“我来爬”，就攀上树去。我在越过一个枝丫时，听见裆下响亮的一声，接着我听到了仰面朝上的“向阳花”友琳夸张地尖叫了一声。然后她和他们咯咯咯笑开了花。

我的裤子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大街上裂了裆。其实那个年代的街头，常有这样年轻的人潮，而那个年代的裤子也普遍粗制滥造。那天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。隔了二十多年我还记得这个日子，除了反官倒，还与这裤子有关。

接下来的春天，校园广播里整天在放一支歌——“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燃烧了我……”我们和全中国青年一样，整个春天都在学习政治。学着学着，众多男女生对上了眼，来了电，向爱情转场，“恋爱风”席卷校园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不懂这个世界的逻辑。我只知道自己在校园里与友琳相遇时就觉得高兴和心跳，不知

从哪天起满眼都在寻找她的影子，每一分钟都在想她。

我常在食堂里看见她被四五个男生围着，她嘴里咬着个调羹，额头闪着光泽，笑啊说啊。我坐过去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说系统论，说社会超稳定结构。他们是今天所谓的文艺青年。这些家伙的一大特点就是爱扎堆。

可惜我扎不进她的堆，我借了弗洛伊德、萨特的书，看到云雾里，还是搭不上他们的话。终于有一天，她明确对我说：“你别再来找我了，好吗？人与人能不能混在一起这要看感觉，感觉这东西是很怪的，这可不像你做化学实验，多少剂量放下去就可以起反应，你懂了吗？”

她看着我，像只骄傲的小母鸡。那一年她十八岁，正是趾高气扬的年纪。那一年我十八岁，被她那种浪漫的范儿迷到七荤八素。那时候搞文学，与现在搞上市公司、搞新媒体差不离，都是牛人干的活，所以，想搭她的男生够得上一个加强连的人马。

而我把妒意落在了两个校园诗人身上，据传他们每天向她的信箱里献诗一首。他们是我的情敌。他们几乎让我相信，这辈子如果不会写诗将找不到老婆。我借了《志摩的诗》《海涅诗选》《朦胧诗集》……造啊，从宿舍造到图书馆，再造进通宵教室。20世纪80年代的通宵教室里灯火明亮，许多人都在沙沙地走笔，写着写

着，我突然发现这一屋子人其实都在熬夜抒情，诗，信，嘴里全他妈的都在喃喃自语。有一天，我写完一首，热血直涌，就到教室门外透气，走廊上一法律系的家伙向我点头说他刚造了首诗——《失恋》，“就像拔牙/拔掉了/还疼”。他问我怎么样。有一天半夜，不知从哪里混进来一个疯女人，她靠在通宵教室的台阶下唱歌。她说，我给大家唱支歌，《一生何求》。我们哄笑成一片，都跑到外面去看。那女人说，我一个纯情少女，你们为什么笑我？

那些个夜晚，我造完诗就奔向友琳她们楼下的信箱。有一天，我在穿过空旷的校园时，认定自己可能是个疯子，我冲着路灯下飞舞的那些小虫子想，一个人恋爱了，也许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谁，而是因为他需要恋爱了。那些个夜晚我喜欢上了在她楼下晃荡。像所有初萌的少年，我描述不清那样的滋味。有一天我在晃悠的时候，有巡逻的保安问我干什么，吓得我拔脚就跑，他在后面追了好一阵，没赶上。也可能是他不想追了，因为校园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夜不思归。有一次，我甚至看到校联防队押着一对小情侣兴高采烈地从我们面前走过，一个家伙用树枝挑了只避孕套，向前探着，像举着只小灯笼。我听见他们说，干那事了，干那事了。

我丢进友琳信箱里的诗，统统石沉大海。有一天，我终于在路

上堵住她，追问她我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？

她快步往前走，脸上有奇怪的笑，她说，挺像徐志摩。我还来不及高兴，就听见她接着说，徐志摩的诗估计是全世界最酸的。

那天我翻遍《志摩的诗》，吃惊地发现她说得可真尖刻到位，而之前我却没一丁点酸的感觉。于是我在校园里四处找她想探讨这个问题。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图书馆大门出来。我从走廊那头晃过去，把她惊了一下，她尖声说，你总是跟着我，别人都在看笑话了。我告诉她，我发现了徐志摩的软肋啦，他的情书写得没林徽因好，甚至没陆小曼好，这主要是因为他文字里面有勾引的味道，有做作，而不像女人只要爱了，文字里就有情感。你说的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。

她的大眼睛在路灯下有惊异欲笑的表情。她果然扑哧笑了。她告诉我这么整天跟着她让她产生荒谬感，她说其实她这会儿和我说话也有荒谬感。她说，真不知该怎么和你们这些理科生谈明白一些事儿，你们太实在了，我实在受不了啦。

她认定我和她这题目解不下去了，无解，别钻牛角尖了，还是做普通朋友，好不好？

我瞥见路灯下我的倔影子在连连点头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，那么我就做你哥哥吧，你就叫我哥哥吧。

她甩开我的手仓皇远去。

我写诗写到那年秋天，爱情还毫无进展。有天中午，我挟着书本去历史楼上公共课，穿过林荫道的时候，一些叶片在扑簌簌地落下来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了无生趣。我想，或许真的该歇歇了。

那天下课后，我从教室里出来，天快下雨了，我就赶紧往宿舍方向跑。在我绕近道穿过田径场的时候，我看见友琳正在上体育课，进行八百米测验。跑道上友琳在跑，她落在了最后面。我看了一会儿。她从我边上气喘吁吁地过去。我听到了她的喘息。她右手插在腰里，脸色苍白。她好像快要跑不动了。我就向她招手：“友琳，慢一点。”

接着我发现自己在内场小步跟着她跑，一边挥手喊：“友琳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”她脸色苍白，转过头来对我说：“别烦我，我在测验，别烦我。”

她们班的女生和体育教师都对我哈哈大笑。友琳突然停了下来，气喘吁吁地给了我一个白眼。

大雨就是在这时从天而降。我抹着脸上的雨水，就像抹着初恋的眼泪。

撒手之后，我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间狂补作业，我摆弄着那些瓶子，做“反应热效应的测定”，我的情绪需要来一段冷却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宿舍里的哥们都去看电影了，我拿起书包正准备去实验室。我听到楼下有人叫我。我一看，是友琳正仰脸看着我们的窗子。

她上楼来，站在门口的走廊上问我晚上是不是空着，她们文学社请了个上海“撒娇派”诗人来辩论，请我去听。

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说，你来参加我们文学社吧，你的诗确实是越写越好了。

走廊上晾晒的衣服在滴水，一些男生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我说我已歇笔了，你这么夸我是想让我还有点面子吧。她眼里突然有了点他妈的悲悯。她嘀咕，我可没这么想，我是跟你说真的哪，你写的诗是在进步。

她告诉我，其实她每天早晨从信箱里取出它们时都留意到了这种进步，这个过程很有意思，就像注意到一个人每天都在长高，就像看一个人的作业成了习惯。她说，你来参加我们的文学社吧。

我说，你不是在说你喜欢上了批改我的作业吧？

她咯咯地笑起来，混充老练的样子轻扬了一下头发，告诉我可能是吧，不过嘛，进步是进步，但她还是有种对不上号的感觉，因

为她实在想象不出那些书面语句从我嘴里说出来时的样子，所以她无法确认写诗那一刻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她说，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？

她绕得像麻花一样的话我当然不懂。我想，她是想说看扁了我呢，还是想特深刻地指明我们做不成朋友但可以做诗友的道理？

总之我不懂。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她去了那个讲座，也去了以后的几个讲座。

一个月后，她和我混在了一起。她成了我的女友，我们成了1987年“恋爱潮”中无数情侣中的一对。我们的同学都傻了眼。

说真的，我也傻了眼。而她说，是看着我可怜，因为那天我一把一把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眼泪，所以看着可怜。

她让我傻眼很正常，因为我跟不上她的节奏。其实，后来我也一直不太找得准她情绪的转换点。这就像那个年代接踵而至的浪潮。

那是青春起潮的日子，她会在夜晚校园的角落里，突然抱着我的脸狠狠地吻我并莫名流泪，也会突然莫名烦躁地踢我几脚说她很烦，但又不知是哪儿烦了；她喜欢我在竹林的砖堆后面，死死地抱紧她，但她也会突然几天不理我，让我找不到北。我承认我跟不上

她的节奏。我狠命地跟，沉溺在惊乍和兴奋中。

她眉眼间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和文学小布尔乔亚的气质。她爱谈人生，爱附庸一切遥远的事。她的脑袋里每天都需要蹦出很多指令，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处于亢奋状态。和她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我们赶一场场讲座的场子，追一部部外语片，关心过遥不可及的东西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阶梯教室后面看友琳他们为学校艺术节排话剧。室友钟向阳进来把我叫到门外。他指着台阶下的一瘦高个儿，说是找我的。

那人留着半长的头发，背着一个人造革大旅行包和一把吉他，正在向我招手。我一下子没认出他是谁。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。他说：“嘿，还认识我吗？”

猪鼻头老蒋。

我兴奋地推了他一掌。好多年没见了，我哥中学同学老蒋浑身汗酸味地站到了我的面前。我记得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一家工厂。他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搁，仰脸向夜空舒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要去海南啦，今天来你这儿投奔一夜。”

1988年下海南的千军万马把我们学校当作了驿站，老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。这些满脸狂热而又心事重重的家伙，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颠簸而至，在我们这儿喘口气，再坐轮船去天涯海角。

友琳走过来，好奇地看着我这老乡和那把吉他。我告诉老蒋这是我女友。老蒋眯着眼对我们笑着，然后伸手拧了一把我的耳朵，说，嘿，搞得很活嘛。

这老蒋曾是我哥中学班里有名的蔫蛋，那时他书包里藏着本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他对所有笑话他的男生辩解：“大段大段的抒情，大段大段的抒情哪。”而现在，几年不见他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范儿，不时甩着额前长长的头发，视线飘在你头顶上方，像浪迹而来的独客，心不在焉，而又真情无限。

你在海南找了个什么工作？友琳问他。他说，还没找哪，去了再说呗。

老蒋跟着我去宿舍，他说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，整个人现在还在飘忽。我问他饿不饿。他说不饿，就是渴。他说，你们可能不知道吧，这一路有多少人在南下，估计美国开发西部那会儿也就这样了……

那天晚上他咕咚咕咚地喝完了一茶缸又一茶缸的水。他把一张草席往宿舍地上一铺，说，我睡啦。他枕着他的旅行包呼呼大睡。

半夜他醒过来，端起我桌子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又喝了一杯。他看见我被吵醒了，就凑过来说，你不知道吧，这次我是不辞而别，我们单位那些人没准会以为我失踪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蒋就直奔轮船码头去买船票。他回来的时候居然骑了辆八成新的自行车。我认定他从哪儿偷来的。他对我打了个响指，说，妈拉巴子的，票全卖完了，你不知道队排得有多长，全是去海口的，热岛，绝对热岛。

那天下午，他坐在我们学校中区的草地上，拨弄了一下午的吉他，我和友琳傍晚去图书馆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那里。有几个女生围着他，在看热闹。

我听见他在唱：“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……”老蒋对我点着头，他的手指没停下来。说真的，好几年没见他了，他如今让我惊到云雾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友琳也坐到了草地上，被他迷到七荤八素，我们没去成图书馆。他狠狠地打击了友琳，他说，怎么你们还在摆弄小酸文啊。他说现在该看的是王朔，该听听摇滚。他指着草坪上空的广播，它正在唱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……”他说那是靡靡之音。

在夜色渐浓的草坪上，老蒋的脸庞一会儿晴朗一会儿阴愁，他